

《纫秋兰以为佩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纫秋兰以为佩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418139

10位ISBN编号：7807418133

出版时间：2010-4

出版社：文汇出版社

作者：束因立 编

页数：36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《纫秋兰以为佩》

前言

《新民晚报》原总编辑、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束纫秋先生，在他非凡的九十载人生旅程中，后大半辈子几乎都是在晚报岗位上度过的。他对中国晚报事业的贡献，委实达到了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的程度。老束为人低调，处世谨慎，不事张扬，他对晚报事业的拳拳之心和殷殷之隋，全部倾注在平素对工作“安心、热心、专心”的实际行动之中。这“三心”，可以说是老束对社会格言“干一行，爱一行，专一行”的最好诠释，也是他成功人生的真谛所在。安心全心全意，心无旁骛，这是事业有成的基本条件。相反，三心二意，心猿意马，只能于事无补。老束深谙此道。他从1957年6月进入《新民晚报》的那一天起，就作了“既来之，则安之”的长期思想准备，确立了爱岗敬业的志向。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，他与《新民晚报》结下了不解之缘，从38岁步入报社大门办报，到90岁病重住院期间，把用放大镜看每天出版的《新民晚报》作为自己唯一的精神需求，并关注报社的发展变化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。可以说，他伴随自己所钟爱的晚报度过了后半生52个春秋。办报，原本并非老束的爱好和优势。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，他还是个热血青年的时候，就从事进步文学活动，酷爱小说创作，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。他相继推出的小说《投机家》和《节日》，蜚声文坛，受到高度评价，解放后被收入权威的丛书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。然而，在他即将迈入不惑之年的时候，根据工作需要，他二话不说，愉快地听从了组织的安排，从自己所熟悉的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，来到一切从头开始的《新民晚报》任职。在担任该报党组书记、总编辑的近20年间，他忠于职守，殚精竭虑，无论是五六十年代坚持晚报政治方向，团结新老知识分子，贯彻赵超构办报思想，发挥《新民晚报》传统特色，还是在80年代受命于困难之际，领导《新民晚报》成功复刊，把握正确舆论导向，开创报纸全新局面，实现班子新老交替，乃至在为全国晚报事业作贡献等方面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，赢得了人们的赞誉与敬重。在安心本职工作上，老束是如此率先垂范，言传身教，对同仁也莫不如此。我到《新民晚报》任职后的不几天，他就约我到 he 家里进行了一次灯下长谈，实际上这是给我上的第一堂入门课。当时谈话涉及的方面很多，但最核心的内容是告诫我尽快安下心来，千万不要身在曹营心在汉，这山望着那山高，要做好干一辈子的思想准备。令我难以忘怀的是，此次谈话后不久的一个周日，中午出报后我刚回到家中休息，想不到老束会一个人摸到我位于成都南路附近的住处，实地了解我的住房等情况，原来这是他在帮助我解决后顾之忧。在以后的岁月中，我曾有两次工作可能变动的机会，老束知道后开诚布公地对我说：“如果你想升官，我不会阻拦；如果想搞业务，最好还是不走！”

《纫秋兰以为佩》

内容概要

《纫秋兰以为佩:束纫秋纪念集》内容简介：家父在2006年召集过我们兄妹四人开了一次家庭会，专题讲述了家世家事。我们作了录音整理，今大致以内容的时间为序，划为四块，分别作为这本纪念集中“海上新人”、“荆棘文人”、“新民报人”和“一家亲人”的领首篇。当年在回顾性讲述时，家父也对自己和家庭的“今后”作出了判断、展望和交代。那一年，家父已近米寿，他对自己的状况还是信心十足，他表示并不奢望活过百岁，但“90岁应该没问题”。可是，就在90岁时，他的健康如其所料，“也许会有突发情况”，果被言中，无奈在医院卧床半年有余，终无再延寿，惟抱憾离去。家父辞世后，文新集团、《新民晚报》举办了庄重的告别会和追思会，各级领导、报业同仁、文界友人以多种方式对他的逝世表达了深切的哀悼，尤在各媒体屡发纪念文字以示缅怀，皆令我们当儿女的感激不已，并产生将悼念资料汇拢成册，编一本纪念集出版的想法。在开始收集整理相关图文的过程中，我的深圳挚友胡洪侠提出新类的编纂创意：将纪念集拓展内容，调整结构，不搞成单纯悼念类的普通纪念集，而尝试做本可展示家父一生轨迹的传略型纪念集。于是，便在原先操作的基础上，再做新的素材增补和图文布局，终于形成了目前的这本具独特样式的纪念集。由此，纪念集所收的图片文字在序列安排上，皆视结构内容之需而执“多元”规则，或按历史时段，或顺刊发年月，或以主题归类，或照文体区别，或依作者辈分，或序姓氏笔画，全以尝试此纪念集之“独特”为宜。

这本纪念集的纪念价值自是不言而喻的。纪念集以家父九十年的经历为主线，选取其一部分代表性文选和领导、同事、好友、亲人等的回忆、追思、缅怀、评述文章为内容，借助其人生各时期工作、社交和生活的图片，努力客观、真实地记录家父的人生轨迹，梳理家父的人文奉献，勾勒家父的人品格调，以寄托众人对束纫秋先生的思念之情。所有的文字，所有的图片，都饱含着我们对逝者的缅怀，哪怕是家父自己留下的文字和图片，在我们选编的过程中，在我们阅读的反复中，也都会浓烈地勾起我们对他的音容笑貌的怀念，对他言行举止的联想。

而这本纪念集的历史价值则更可另加珍视的，这不仅是对于我们“家人”而言，这对于我们“文人”、“报人”、“友人”而言，也是同样的。由于历史的原因，让家父的人生出离了纯粹意义上的“老百姓”范畴，使他在家庭里、在社会上的角色都抹上了“非普通”的色彩，也给他的人生历程灌注进了“非普通”的成分。当然，他虽然已不是“不见经传”的平凡人，但他也绝然不是“如雷贯耳”的闻名人，且他自觉秉持的始终是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这样的“非普通”，就使这本纪念集又成为了对特定时期、特殊时代历史面貌、历史环境的“私家”史注，可起到拾遗补缺作用；纪念集里所有回忆文章的作者，都是历史事实的直接记录者，一手的、独家的、现场的、亲历的，都在提升着真与信的标杆；纪念集里的所有文字和图片，也自然成为了一些历史事情（也可能是事件）的重要的一角，或可靠的辅证，或有价值的资料与线索。

《纫秋兰以为佩》

书籍目录

代序·像老束那样对事业鞠躬尽瘁/丁法章辑一 海上新人 弱冠初涉新文苑——叙说家世家事(之一)/束纫秋 我的先生/束纫秋 幸运的《投机家》/越薪 《蹄下小景》后记/越薪 生意经/越薪 节日/越薪 保险掮客/越薪 短记长忆想大哥/束寿徵 大哥领我长大成人/束德徵 大哥哥把我救亮了/束杏玉 我们称他“束格里”/蒋宪哲 听束老谈《银钱报》/韦泐 评《投机家》/巴人 “孤岛”时期越薪的小说创作/吴高余辑二 荆棘文人 笔墨书卷秉针砭——叙说家世家事(之二)/束纫秋 “七一”忆地下工作/束纫秋 “造老师”/言微 《悚然失敬》自序/荆中棘 《做晚报的一只眼睛》代序/言微 《长话短说》代序/言微 收藏家变“收脏家”/荆中棘 喝水和撒尿/荆中棘 笑话从何而来？/荆中棘 “拆烂污”正解/荆中棘 “清水衙门”的是非感/荆中棘 悚然失敬/荆中棘 “人财两空”好/言微 老年人也要“翻行头”/言微 替“海派”正名/言微 忍看“白发三千丈”？/言微 带刺蔷薇三千朵/言微 变态的“戏迷”/言微 上海沦陷前后地下党的文艺工作(节录)/黄明 老束与1979年版《辞海》/巢峰 “辞海人”缅怀束纫秋同志/王芝芬 忆老束/严庆龙 我刻纫秋藏书票/杨可扬 束纫秋与华君武的一段往事/汪新亮 荆中棘红蔷薇(节录)/郭在精 《一笑之余》序/王元化 束纫秋的百姓杂文/康群 晚报时评晚报味/苏应奎辑三 新民报人 廿年两结家燕缘——叙说家世家事(之三)/束纫秋 而今迈步从头越/束纫秋 《新民晚报》的三个生日/束纫秋 《新民晚报》75周年纪念座谈发言稿/束纫秋 《中国晚报学》绪论/束纫秋 对话束纫秋：家燕喃呢有一秋/俞敏黎 白发老总束纫秋/徐世平 老束“激将”我采访奥运/卢璐 阅读老束/蒋丽萍 “我们要像水一样”/毛海波 老束逸事/翁思再 束纫秋同志追思会发言录 逝者已去来者可循/潘新华 老束，老束/张攻非 送束老/楼乘震 我的良师束纫秋/丁法章 忘不了那双灵动的眼睛/侯军 您还记得我吗？/沈金英 读讣闻/钱勤发 我给老束留个影/郑非非 老束与“夜光杯”/严建平 老束是怎样办报的/张攻非 永远不能忘记/徐克仁 悼束纫秋先生/佚名 《中国晚报学》序/邵华泽辑四 一家亲人 兰翁宽心和睦间——叙说家世家事(之四)/束纫秋 好爹之忧/束因立 爸爸的最后六个月/束因建 “解放”之证/束因初 父爱无言印象有痕/束因选 爷爷之爱永留我心/束海飞 三悔/赵亮晨 爷爷还在担心我/束海翔 平凡岁月里幸福的“老战士”/顾薇薇 爷爷，请走好哦/束海华 束纫秋俞珍宝之墓碑文后记/束因立

《纫秋兰以为佩》

章节摘录

俗话说：无巧不成书。这本小册子如果也能算书，那末也是有“巧”，有偶然而成的因素的。“巧”在“孤岛”前后时期，我都在上海。眼见到日本帝国主义在“八一三”前夕的种种挑衅，发动事变，国军的抵抗和被迫西撤；风起云涌的群众性爱国运动；被日寇践踏中的闸北、南市等地的大火；“孤岛”里的政治文化等爱国活动；敌伪反动势力的渗透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“孤岛”的淹没；铁蹄下的上海；荒淫、无耻和饥饿反抗中的上海；侵略者的投降；“重庆客”的来临……对八年抗战来说，上海也只是其一个侧面，我经历其“全过程”；当然也很难判断这是“幸”还是不幸。对于这一些，如果有“大手笔”，能以长卷记录下来，我以为也是有历史意义的。当然，讲到反映抗战这段历史，正卷自该是以延安为代表的“主战场”，“陪都”重庆以及其他一些抗战地区，自也是重要阵地。但如要讲一讲另外一面的特殊战场，那么上海就有其作为“另册”的意义；虽然简单说来，这里是属于“地狱”性的。然而，天堂和地狱总是相对存在的，否则也构成不了神话里的全景。可惜的是这些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描述和记录，以致有些历史的罪人，还妄图利用人们头脑容易健忘的弱点，打算用咬文嚼字的办法，来抹去被血和火写下来的历史事实。但不要紧，历史事实总是铁铸的，相信将来总会有人补写出来的，只是时间问题。在这段历史里，国军是撤离上海了，上海是成为“孤岛”了，后来甚至更坏，算是“沦陷”了。但党和进步的人们并没有全部转移；“孤岛”还是有航渡可通；上海仍然是中国人的，因此还是有火。“写上海”，就是当时革命文艺工作者提的一个要求。作为一个年轻的群众，当时也被动员进入这一工作。当然尽其所能，也只能做一些小小的涂抹而已。但这也并不安宁。首先是“岛”上的风云形势不断地在变，从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，到“默默无声”的各种争斗，而后又是一长段曲曲折折的道路。不单描绘的内容要随着政治形势的变迁而需有所选择，甚至采用的形式和色彩也都要改貌换颜。因为这终不同于过了一个朝代再补写历史，那可以畅所欲言，毋用回避；这是在描述“此时此地”，势用“曲笔”。因而有不少同志，都不得不为此“隐姓改名”，埋首工作。当然，根本无姓名可“埋”的，就获得比较多的“自由”，这本集子里的一些涂抹就是当时还能“自由”见一见世面的记录，但实际仍旧是在极不自由环境中产下的畸形儿。回顾起来，在那时候，写下这一些文字，也确有偶然的因素。因为写这些零乱的记录的出发点，实际并无充当文艺作品的打算，只有一些先是爱国后有愤世的触动，因而也成了“文章”。若说今天把它们收集起来还有点什么意思，那就算是有些“速记”，或叫某一个侧面。整个内容说不出有什么“体系”和计划，短长也很不一；个别有点激情，大部只是忧伤。这是随时期的转移而变化的，也表现了记录者思想的脆弱。各篇大致是按故事发生的先后排列的，如定要说出个究竟，那么开首还记了一个公开爱国的余波，以下便进入灰暗的世界中去了。最后，我们也看到侵略者倒下了那一刻。现在看来，基调过沉，说明记录者的生活面的狭仄，但多少也是那种太沉的日子的影响。有一个时候，也曾想有计划有系统地注意一些材料，记录一点有影响的景物。比如在《投机家》这篇小说的题目下，就有一个副题：“国难在上海之一”。这表示了打算写一组这种材料的想法。也确曾陆续写好了几篇。但黑暗已经到来，争取公开发表已经来不及了，只得“束之高阁”，期望“天亮”。解放以后，当然是“朝前看”，不宜再谈这些旧事了。“文革”一来，干脆“彻底消灭，彻底舒服”，一抄了之，永不复生了。当然这些都是无足轻重的东西，并不可惜。唯一要说的，倒是其中有一个列为“之八”的中篇，有八万字，题名《矛盾》。是根据上海当年一次职工罢工事件写的，着重写了当时在生活困难威逼下发生的一次劳资纠纷，以及敌伪势力妄图渗入后又引起的民族矛盾问题，小说描述了被这双重矛盾所构成的复杂斗争的场景和始末，也反映了一些年轻职工在对付这场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故事。记得写时颇有些激情，叹息今天已不可能重新再现它了。集子里仍保留了这个副标题，算是对失去的一种记录。

《纫秋兰以为佩》

编辑推荐

《纫秋兰以为佩:束纫秋纪念集》编辑推荐：纫秋兰，中国共产党党员，党的优秀新闻工作者，著名老报人，原新民晚报总编辑，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顾问，名誉会长束纫秋同志，在他非凡的九十载人生旅程中，后大半辈子几乎都是在晚报岗位上度过的。他对中国晚报事业的贡献，委实达到了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的程度。这本纪念集以束纫秋同志九十年的经历为主线，选取其一部分代表性文选和领导、同事、好友、亲人等的回忆、追思、缅怀、评述文章为内容，借助其人生各时期工作、社交和生活的图片，努力客观、真实地记录束纫秋同志的人生轨迹，梳理其人文奉献，勾勒其人格格调，以寄托众人对束纫秋先生的思念之情。一九五七年六月，束纫秋从上海市委宣传部奉调去《新民晚报》社，任党组书记兼副总编辑、总编辑。他说，社长赵超构是“司令我是“政委”。他协同“司令”用较短时间，把稳了《新民晚报》的方向，避开了风浪，绕过了险礁，开始了新的航程。可是，《新民晚报》行驶到一九六六年，“司令”与“政委”难抗史无前例大风暴的凶残击打，遂痛苦而无奈地停航了。一九七二年，束纫秋经历了《新民晚报》停刊、牛棚批斗、下放劳动等苦难后，被“解放”安排到上海辞书出版社，与“司令”等一批晚报老报人改行修《辞海》。一九七八年，束纫秋接任辞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，他力挺《辞海》主编夏征农、常务副主编罗竹风的修订方针，汇全国专家之力，集数百编校之员，不到一年时间完成《辞海》三卷本（一九七九年版）的修订出版任务，该书获国家图书奖。一九八〇年五月，束纫秋受命主持复刊《新民晚报》，任党组书记兼总编辑。他把社长“司令”请回来，定位晚报：呢喃春燕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“司令”与“政委”再度出山，率队新征，从“四大皆空”到“五子登科”，从百万印数到亿万广告，从领骚沪上到发行海外。老中青几代报人同舟共济，创《新民晚报》世纪辉煌，创中国报业世纪奇迹。束纫秋，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县。一九二五年——一九三一年，在家乡念私塾。一九三四年——一九三六年，在江苏太仓钱庄当学徒。一九三七年，在上海的银行当练习生、职员。一九三九年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一九四九年——一九五七年，在上海市委宣传部、文艺工作部工作。一九五七年六月，调任《新民晚报》党组书记、副总编辑。一九六四年十一月，任《新民晚报》党组书记、总编辑。一九七二年，调至上海辞书出版社。一九七六年十月后，任上海市出版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，兼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、总编辑，并为《辞海》副主编之一。一九八一年起，主持筹备《新民晚报》复刊工作。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，《新民晚报》复刊，任党组书记、总编辑。

《纫秋兰以为佩》

精彩短评

1、起先看封面和梗概，以为会是一部水准很高的作品集。结果令人有点小失望，很多都是别人对束纫秋先生的回忆和赞美，四个字四个字排比成段的那种，说实话有点无趣。里面收录了《生意经》等作品，倒是还不错。

《纫秋兰以为佩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